





翕永無凌志  
 上西藏路遠  
 臨西飯店對面  
 長一鼎

承認的、在這裏、吾認爲中國的電影、一定要拿民族主義爲中心、不是把民族主義爲中心的出品在現在的中國、是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、根本是沒落的東西、換句話說、就是吾們根本所不需要的、於是、電影須以民族主義爲中心、從各方面觀察下來、不能不承認爲對的了、吾們更要說批評是隨時代而變遷的、古時所用的批評方法、用在現在、是不適合的、如今是民族運動澎湃的時代、我們的電影也要隨之而變、民族主義的電影、於是批評方法也要以民族主義爲批評的立場了、下面就是批評家應當明瞭的三大條件、

現在民族主義的電影是我們最需要影片、所以我們須以民族主義爲立場去批評一切的影片、然後才能糾正現在混亂的電影界了、

批評的目的、

(一)分別影片的優劣、使民衆易於認識、

(二)指示怎樣的影片適合於民衆、適合於民族的影片、使、

激起民衆的愛國心、

的影片、使、

海外影壇

明星們合同中的特別條件

彭祖先

在好萊塢的電影明星和公司方面訂立的合同中、除了普通應該記載的薪金、期限、等等之外、往往還加了一二條特別條件、現在把他寫在下面、

△麥斯開登 冷面滑稽家麥斯開登的合同載着、不許他在拍戲時扮笑臉、否則取銷合同、爲了遵照合同起見、無怪他在銀幕上要板面孔起來了、

△約、布郎 以關口聞名的滑稽鉅子約、布郎樣的也給華納公司的合同附件束縛着、就是不能留小鬍子、他竟不能享受、因爲華納恐怕留了小鬍子會影響到他的「登錄商標」——關口、

△安尼泰、佩治 她和米、高梅、公司所訂立的合同中有「抵制發胖

的條件、她的體重要都受了這種限制」、所以有一個限度、就要把合佩治女士爲了要免除增同取銷的(多數女明星)加體重起見、一方注意

短篇小說

李昌鑑

電魔哀影

(九)

自己會走路的汽車、如同老虎般的勇猛、牠能要人性命、牠能幫人代步、實在神祕而實在有趣、蔣上珠是第一次看見了都市、看見了繁華、她以爲鄉村是乏味的、是淒涼的、是寂寞的、是沉肅的、……都市——是可愛的、是美麗的、是神祕的、是熱鬧的……所以……她再不希望回到毫無生氣的屋子裏、就是她哥哥的病、也脫離了她的腦海再不幻想了、

章小姐看 herself 身上衣裳、似乎太看下去、於是把自己穿得不要穿一件旗袍、一套衫褲、一雙絲襪、一雙高跟皮鞋的拿出來給她穿上了、這可叫她受罪呢、她自己覺得自己美麗得多了、可是身體失了自由、沒有從前活躍自如、尤其是脚上、如同踏高蹺一樣、走起路來、微微的有些發痛、她又說不出口自己是被摩登二字受罪、她明明知道是痛苦事情、但……很情願的這樣地幹了、她仿着章小姐的行動、同坐進了小小房子裏、她想、這個房子四面都有玻璃窗

餘話 還有一句話 起來擁護這前進時代的、還有須解說、就是、中國電影吧、(完)

在休息時間攝影場不拍戲時、不論那幕戲拍電話去騷擾她、(二)如果時間到、他馬上就走、是否重要或者是否值錢的佈景非一次拍好不成、他都管、所以人家都叫他做「看守鐘點的人」、

桃樂絲、德里奧的片子都要把她自己

只能坐不能睡、並且也不能燒飯、可是最奇怪的、房子會走路、真有趣啊、

導演符化忙着他今日導演的幾個特別鏡頭」先生……」他分明聽得有人這樣叫他、於

隨着發音的地點看去、原來是章小姐來了、

有一個打醉八仙姑娘同來、只見她很有趣的

腳在光滑地板上學跑泳似的、也許是大唱

孤王酒醉桃花宮、……旁邊的許多男女演

沒有一個不是笑得肚皮發痛、上珠被她們

得不好意思起來、僞促得縛手縛腳、心中心

是明白、知道人家笑她走路站不穩、須臾、

毫不思索的把身子彎將下去、把一雙皮鞋脫

拿在手裏、着了襪子在地上行動、這樣、更

把衆人笑得前仰後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聲彷彿開了留聲機的笑片、起先章小姐只顧

符導演談話、所以不注意那些、後來聽得衆

笑聲增加了、這才將她的視線注意到上珠身

、不看到也罷了、看了她那傻不清的樣子、

由的噙嗤大笑、有趣的上珠、如同木鷄般的

動不動的直立在屋子中間、一雙不穿鞋子的

脚排齊的立正、肌肉發了呆的面部、尷尬得

陳白一陣



THE EASTERN HEMISPHERE

謹防影射

上海上  
海上海